

孙文良 李治亭著



「清帝列传」

天聪汗
崇德帝 传

皇帝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 帝 列 传

天聪汗崇德帝

(下)

孙文良 李治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聪汗崇德帝/孙文良,李治亭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皇帝丛书·清帝列传)

ISBN 7-80528-677-9

I . 天… II . ①孙… ②李… III . 皇太极 - 传记
IV .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00 号

天聪汗崇德帝

作 者:孙文良 李治亭

责任编辑:邱莲梅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33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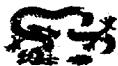
印 张:16.75

版 次:199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28-677-9/K·274

定 价:36.80 元(上、下册)



第四章 崇德时期的大清帝

第一节 大清皇帝第一人

一、上尊号称帝

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征察哈尔大军携林丹汗的后妃及其子额哲凯旋回沈。强悍的察哈尔部从此灭亡,难以驾驭的漠南蒙古终归统一,这是皇太极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数年前,与明朝交好的朝鲜“称弟纳贡”,三大敌国如今只剩下唯一的明朝,整个形势使后金变得光彩夺目,前程似锦。还有一件大喜事,简直使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欣喜欲狂:这次出征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在皇太极看来,它同平服林丹汗同样是有重大意义。照他们解释,传国玉玺落入太宗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太宗为天下命世之君。因此诸贝勒大臣为获得这件国宝,纷纷上表恭贺欢呼。于是一个新的意念产生了:后金国汗上皇帝的尊号,顺天应人,即皇帝宝座。

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决议,命文馆儒臣希福、刚林、罗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代表他们给太宗上尊号:“今察哈尔汗的太子投降了,又获得了历代皇帝传国的玉玺,天助的象征已经出现,请汗应‘天命’,定尊号。”太宗说:“现在,周围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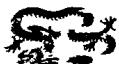


国虽然投降，又获得玉玺，但大业未成。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比如我考虑晋升某一个贤者，若这人不等晋升，便妄自尊大，那么我就认为不对。”去年，诸贝勒大臣曾劝太宗即皇帝位，他本人没有同意，这次又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太宗仍旧不同意。他的侄儿礼部承政萨哈廉看破了他的心事，便再派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向太宗报告说：“汗不受尊号，过失全在我们诸贝勒，因为我们不修养各自身心，不为汗主尽忠信，不行仁义，所以请汗上尊号，汗拒绝不受。如果说贝勒全是忠信，那么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为何犯上作乱呢？现在，诸贝勒都表示立誓言做出保证，修身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汗受尊号，才是恰当的。如今，获得玉玺，诸部归服，天意已明。如果不知天命，不受尊号，恐怕天反倒为非。”太宗听了这番话，十分高兴，称赞说：“萨哈廉这样启发，我心里高兴。这话一是为我，二是也为先父创立的基业。诸贝勒如能各修其身，那时我再考虑是不是受尊号。”^①

太宗并非一定不受尊号，他担心诸贝勒是否真心诚意，拥戴他在称号上更上一层楼。三年后，他在一次训诫群臣的讲话中才说出当时的想法。他说：“昔尔等欲上朕尊号时，朕深知尔等所行如此，是以固辞不受，谓国中有心怀嫉妒的不良之人，尔等皆以身任之，以为断无此事，于是始受尊号。”^②太宗的这个心事当即就被聪明的萨哈廉给说破，他马上改变主意，表示可以考虑。但他还不放心，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当天晚上，他令希福、刚林、罗硕集合汉官，传达他的谕

^① 《汉译〈满文旧档〉》，页 158。

^② 《东华录》崇德 3 年 7 月。



旨：“诸贝勒说要定尊号，但我认为大业未成，天象不明，受尊号未必合适，所以我真心拒绝。”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劝说：人要随从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这本来就是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是非常恰当的。

第二天，萨哈廉立刻召集诸贝勒，说：各贝勒都立誓言，各修自身，给汗上尊号。诸贝勒闻听此言，很快把自己的誓词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太宗审阅。他将每个人的誓词看了一遍，指示说：“大贝勒（代善）年老了，可免去立誓，萨哈廉正在病中，等病好了，再立誓。其他诸贝勒的誓词中，不要写以前没有悖逆的话，要立誓今后以忠信为生，勤于政事，保证不向闲散无权的大臣、自己的部属和妻子谈论国家机密政事，如有心怀恶意，言不由衷，也应遭谴责，难免有死祸，即使如此，我也是很痛惜的。”代善心绪不安地说：“汗考虑我年老，恐怕我触犯誓词而死，这是对我的恩爱。但我若不与诸贝勒一起立誓，怎么能吃得下一碗饭呢？怎能安居呢？如果汗不让我参与政事，我能违背汗的意思吗？我不愿免去我的立誓。虽然我愚笨、健忘，但我立了誓言，就会把国家政事拴在心上，不会被汗谴责。”太宗说：“如果应该让你参与政事，怎能把你抛在一边？我是念你年老，才劝你免誓。你愿意和诸贝勒一块儿立誓，那就立吧。”

十二月二十八日，诸贝勒各将自己的誓词重新改过，一齐焚香下跪，先由代善对天宣读誓词：从今以后，若不公正为生，象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做坏事，天地以为非，我代善将遭殃死去；

如果对汗不尽忠竭力，心口不一，天地知道，我代善遭殃死去；



平时,无论那个子侄做出象莽吉尔泰,德格类那样的坏事,我代善听到而不报告给汗,我代善遭殃死去;

如果把与汗共议的秘密的话向自己的妻广和其他闲人透露,天地以我代善为非,遭殃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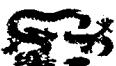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代善对当汗的弟弟竭力尽忠为生,那么天地眷顾,寿命延长。

其他各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萨哈廉因病免誓)等都宣读丁类似誓词,然后举火烧毁^①。立誓的这些人,都是太宗的哥哥、弟弟、侄儿和自己的长子,他们都手握重兵,能征惯战,把持全国的军政大权,这不能不使太宗对他们怀有疑虑,存有戒心。让他们立誓的目的,就是使这些人向至高无上的天表明自己对现实的一个态度,同意太宗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代封建皇朝。

正好外藩诸贝勒赶到盛京,他们也要求太宗上尊号,朝廷内外都想到一块去了。他们联合起来,再次恳求太宗即皇帝位。太宗说:既然你们都同心定尊号,还有朝鲜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有没来的,也需要知道。诸贝勒一听,太宗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都高兴地回家去了。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沈阳,朝见太宗,联合请上尊号。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求上尊号。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联合请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分次排列太宗面前,其中多尔袞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

^① 《汉译〈满文旧档〉》页158~161。



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种类似戏剧的场面，形象地显示出太宗上尊号已得到东北各民族的承认，它也标志着这个以满族为核心，又有汉、蒙封建主参加的联合政权正式确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太宗以“顺天应人”的姿态，堂堂正正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说：“尔诸贝勒大臣等，以朕安内攘外，大业淳臻，宜受尊号，两年以来，合辞劝进，至再至三，朕惟恐上无以当天心，下无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违尔等意，勉从群议。朕思既受尊号，当益加乾惕，忧国勤民，有所不逮，惟天佑助之。”^① 众贝勒文武群臣个个欢欣鼓舞，仪式举行完毕而退。

二、国号大清

从天聪十年四月开始，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元年，定国号大清。

267

给一个政权命名新的国号，不仅标志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开始，秦汉以降，中经魏、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直到明、清，由这些王朝顺序所表示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说明中国历史悠久；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一个新王朝名号的出现，并不单单是名称的改变，它包含着政权在诞生中所遇到的种种波折。历代统治者总炫耀自己为“命世之君，创制显庸”的丰功伟绩，“不肯因袭前代”^②，必定换上一个新的名号，作为自己的政权的象征。因此，历代国号总要经过慎重选择而后确定，赋予它某种含义。有的以“发祥地”或

^① 《东华录》天聪 10 年 4 月。

^②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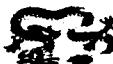
以历史故地命名,如周、汉,而南北朝时期各朝多以历史故地命名。有的以爵邑封号,如魏(曹操封魏王)、隋(杨坚封隋国公),有的取文字的含义,如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明(源出“明教”,取“光明”之义);还有的以当地特殊特产名为国号,如辽(镔铁)、金^①;个别的也有因袭前代名号,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如刘渊本匈奴人,因其祖先归顺了汉朝,便自称是汉朝的后裔,冒姓刘氏,建国时以汉为国号,如此等等。

清朝国号的来源较历代王朝复杂,有一个演变过程。清源出建州女真,前代女真人曾建金国,因此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沿用与宋对峙的金国名号,称“大金”,也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国相区别。但明末清初,从太宗开始,特别是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统治者对于其先世原本隶属于明朝管辖的建州女真各部,都概予否认,讳莫如深。例如,天聪五年(1631年)太宗率兵攻打锦州,致书明将祖大寿:“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②宋代深受金国的祸乱,汉人刘女真人积怨很深。为避免汉人对女真的疑虑,从太宗以后,都矢口否认自己与宋代女真人的联系。天聪九年,太宗给他的父亲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捏造“满洲”为国名,并下令禁止用“诸申”(即女真旧号)称呼族名,居然说诸申“与我国无涉”,今后一律称“满洲”^③。经此一改,连本族女真的名字也给改掉了,而国家也以“满洲”命名。在更改名称前,太宗和他父亲并不讳言“大金”、女真等名号。如,天命十一年,太宗给袁崇焕的信都自

^① 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版。

^② 《东华录》天聪5年8月。

^③ 《清太宗实录》卷25,页29。



称“金国汗”；天聪四年，太宗发布征明檄文首称“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从太祖建金国到太宗改名前，称后金国号达二十一年之久。改名后，则把以前文献中有关“金国汗”的字样统统更为“大满洲国皇帝”。但毕竟改的还不够彻底，仍有遗漏之处，象修筑盛京城时，抚近门上的大金字样，以及辽阳的喇嘛坟、大石桥的娘娘庙碑、东京城（辽阳）上的扁额，都有大金的国号，未及涂改，而留于后世^①。到太宗即皇帝位时，废金国号，改用大清新名。对于清号来源，清朝实录及各种官书都没作任何说明，后人则有种种解释。有的从文义上释为“扫清廓清”之义，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②。其实，“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但是，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它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时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改元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③。所以，这次更定国号，是一次政权建设的发展，是制度的革新，也是夺取更大胜利的动员。

太宗重建国号大清，开辟了清朝历史的新纪元。换句话说，清朝的历史应当从这里开始，太宗是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第一人。他在清史中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关键人物，是清朝一统天下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他和努尔哈赤都没有进关做全国的最高统治者，而仅在关外度过了自己戎马一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卷 52。

② 陈述：《哈喇契丹说》，《历史研究》1956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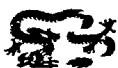
③ 金梁：《光宣小记》。



生,但两人确有很大不同。努尔哈赤起自建州女真的一个小部落,他名为明朝地方官,实则是女真的一个小酋长。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统一女真各部,推动和加速了女真社会的进步,使各分散的部落迅速走向联盟,进而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政权——大金。纵观努尔哈赤的一生,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族领袖来活动的。他的业绩及其所建金国,在整个清朝历史这一出壮烈的多幕剧中,所占的场面只能是序幕。他所起的作用,就是把帷幕拉开,并装填了自己的内容。努尔哈赤作为清朝前身历史的首创者是当之无愧的,而太宗则居于清朝历史开创者的地位。他在位十七年,特别是建元崇德前后到去世,全面地,而且极为迅速地发展了他先父的未竟事业,在一切方面都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前辈。他统一整个东北,首次降服一向与明朝保持深厚友好关系的朝鲜,征服察哈尔,统一漠南蒙古,促使漠北蒙古行“九白之贡”。他所占有的疆域将近半个中国,使清政权牢固地立于既广大又丰足的根据地之上。他所建筑的政权完全具备了国家的规模,尤其是他吸收汉人和蒙古人参加,实行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联合执政,扩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从而改变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单一的满族执政的民族政权性质,变为几个民族联合的政权。这为有清一代的长远统治树立了楷模。因此,太宗是真正的一代国主,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来活动的。他创立的国家——清政权及其基本国策为后代子孙所奉行;他建的国号大清一直沿用到近代。

三、庄严的即位仪式

皇帝即位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重大的一项政治活动。特



别是开国皇帝建国称帝，意义尤其重大，它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和开始。所以封建统治者把这一活动看得异常神圣，总是要举行一系列庄严而复杂的仪式，向人们显示他的“君权神授”。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清太宗把这一天作为他即皇帝位的吉日。按照礼仪规定，首先祭告天地。在此之前，他斋戒三天。到十一日这天，晨光熹微，他穿戴一新，骑上骏马，在百官的簇拥下，前往天坛祭告天地。天坛设于德盛门外，太宗还没到跟前，就远远地下马站立，恭候一旁。他微微抬起头，朝四周瞥了一眼：这是一个宽敞的略呈长方形的场地，天坛就设在正中央，四面设有台阶。坛上安放一张香案，上铺黄绫缎，设“上帝”神位，前面摆放香炉。诸贝勒大臣和百官分东西列于天坛两侧，为首的是太宗的哥哥大贝勒代善，以下是济尔哈朗，多尔袞，多铎、岳托、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等诸兄弟子侄，接着是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谭泰、宗室拜尹图，叶克舒、叶臣、阿山、伊尔登、达尔汉，再往下便是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外藩蒙古有察哈尔部、科尔沁部、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敖汉部、奈曼部、巴林部、土默特部、扎鲁特部、四子部、阿鲁科尔沁部、翁牛特部、喀喇车哩克部、喀喇沁部、乌喇特部等十六部共四十九名贝勒，还有满洲、蒙古、汉人文武百官都按各旗排列。朝鲜的两名使臣也参加了庆典。场内依次遍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旗各色旗帜，编织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在百官的内外，沿场地四周布列数层八旗兵，束装肃立。整个场地，庄严、肃穆。太宗看到这一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刻，天色大亮，东方出现一片霞光。导引官满洲、汉人各一名来到太宗面前，



引领他来到坛前，拾阶而上，面向“上帝”神位站立。赞礼官高呼：“上香！”太宗在案前跪下，从导引官手中接过香，连上三次。接着，仍按上面程序，分别把帛和装满酒的爵恭敬地放到香案上。敬献完毕，读祝官手捧祝文登坛，面向西北跪下，高声诵读祝文。其文曰：“惟丙子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不胜惶悚之至，谨以奏闻。”^①这篇祝文，向“上帝”报告他十年所取得的巨大功业，请求批准他即皇帝位，以此来表明他是“命世之君”，有权统治全国。

宣读完祝文，太宗和百官依次入座，他先饮酒，吃祭品，然后分给百官，并当场吃掉。根据古礼规定，祭天地都用“生太牢”（生肉之类），祭毕，将生肉分给臣属，带回家煮熟食用。太宗认为人类早已吃熟食，而祭祀还用生肉，是对天地的污亵。因此他改革这一古礼，规定此后祭祀一律改用熟食品，仪式一结束，当场吃掉。

仪式的第二项内容，是在大政殿举行“受尊号”礼。殿内正中放一把金交椅，周围摆放御用的一套新制作的仪仗，朱红色油漆放出耀眼的光泽，显得十分华贵、威严。仪式一开始，导引官引太宗经大殿正面拾阶登殿，入坐金交椅，百官仍

^① 《清太宗实录》卷 28、页 19。



分左右两班站立。这时，乐声大作，赞礼官高呼：“跪！叩！”百官向太宗行叩首礼，赞礼官又呼：“跪！”百官随口令刚跪下，多尔袞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上前跪献给太宗。他们代表了这个政权统治下的满、汉、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把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太宗，就表示把国家的最高权利授予了他，完全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献宝之后，满、汉、蒙古各一名代表，手捧本民族文字的表文，站立殿东侧，依次宣读，对太宗赞颂一番。读完，又是一次叩头礼。礼毕，在殿前立一鹄，命善射者较射，优胜的有赏。即位仪式到此最后完成，立时鼓乐一齐吹打。太宗在鼓乐声中，含笑步出大政殿，排列仪仗，乘舆回宫。当天，太宗在大政殿举行盛大宴会，欢庆即皇帝位礼成。

次日，太宗率百官来到太庙追尊祖先。从始祖、高祖、曾祖，到祖父，都尊奉为王，而奉父亲努尔哈赤为皇帝，上了一大串尊号，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其陵园称福陵。尊奉母亲为皇后。此外，还给已故功臣追封美称。

四月二十三日，太宗大封他的臣属，先封他的诸兄弟子侄：大贝勒代善位列第一，封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袞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肅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何济格低一级，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以下再低一级，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按以上等级，分赐银两。外藩蒙古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二十七日，敕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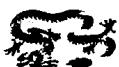
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时称“三顺王”，是汉官中最高的封号。他们的部下也都论功封赏。

清太宗即位典礼，从全部礼仪的形式上看，基本上是仿照汉制礼仪，但在内容上已带有满族生活的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太宗自始至终坚持满、汉、蒙古三位一体，推选他们的代表给他上尊号，同时又以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书写表文，这反映了清太宗是多么重视各民族的巩固的联合！这种做法，是历代王朝所不曾有过的事。汉族封建统治者不管是新建王朝，还是后世子孙继承皇位，都摒弃少数民族于宫墙之外，即使如辽、金、元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又多取排斥汉族的政策。太宗一反他们的片面作法，极为重视满族同汉、蒙古等民族的密切合作，使之成为他立国的一块基石。即位典礼是这一方针的又一次生动的体现。顺便指出，这次即位典礼，前后持续二十余天，耗费了大量的钱物。从仪式所需的各种设备，到皇帝、百官制作的礼服、仪仗；从各色祭品，到赏给诸贝勒及百官的银两物品，所费银两不下十余万！不言而喻，太宗和他的家族及百官从即位活动中得到的欢乐，恰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

第二节 巩固皇权

一、抑权贵扫积弊

随着后金迅速发展，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包括满洲、蒙古、汉官在内的一大批新贵。他们在对明朝、蒙古、朝鲜及其他民族的征战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又靠军功从汗（皇



帝)那里获取了大量赏赐。他们与太祖创业时期的旧贵族便构成了后金(清)统治阶级中的上层统治集团。这些人既富且贵,不仅分掌国家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处于极为优厚的地位。随着权利的扩大,财富的聚集,他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一改原先山涧水涯的那种落后的生活处境,深为这里的繁华富庶所吸引,他们开始接受甚至模仿明朝官僚地主的奢侈腐化的生活,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思想严重滋长。有一次,多铎的哥哥多尔袞带兵出征,照例太宗和大臣出城送行,而多铎懒得出门,便假托躲避天花病不送,在家与妓女鼓丝欢歌,身穿“优人”的衣服,学“博粉”之态,寻欢作乐^①。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曾因病在家调养一段时间,等病愈以后,仍迟迟不上衙门办事。时值八月盛夏,原来他怕天热,就推说病没好,在家闲居逸乐^②。此类事甚多,就是在前线营帐内,也找来“优人”吹弹歌舞^③。一个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是,太祖刚去世,还在服丧期间,太宗和他的哥哥代善尚守“孝道”,在家素服含悲俯首独坐,默哀其父,但努尔哈赤的另两个儿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和女儿莽古济却在家穿戴盛装,大摆筵席,吃喝玩乐,招来女乐吹拉弹唱,德格类坐在炕的右边弹筝唱和,玩得十分痛快,脸上毫无悲戚之容。仅此一例就足以反映这批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新老权贵们的精神面貌了。他们一方面压榨剥削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阿哈包衣;一方面又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用各种手段掠取不义之财。新老权贵的势力急剧膨胀,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分散汗(皇帝)的权力,而经济上无休止的兼并和

^① 《东华录》崇德4年5月。

^② 《清太宗实录》卷65,页35~36。

^③ 《清太宗实录》卷61,页26。



垄断财物，则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这种状况，不仅妨碍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太宗目睹这些权贵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高度的警觉。为了把父亲的事业进行下去，他经常训诫诸王贝勒，晓以大义。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一天，太宗把他们召到跟前，以一年前征朝鲜为例，批评他们抢夺财物。他说：“去年朝鲜之役，军中甚无纪律，见利当前，竟忘国法。我一再申饬你们，并非我想自己取用。如今，凡钱财牲畜诸物无所不备，不可胜用，为什么还不知足？你们并不是不害怕我的禁令，但黩货心切，往往藐视禁令而不顾，实在可恨！其不知财货乃身外之物，多藏无益。即便不义而富，能有不死之术而使自己永久享用吗？太祖时代的大臣，活到现在的有几人？这就是说，人的一生如寄生于天地间这个大旅馆里，何必为自己过多营谋？子孙如果贤能，则自会显达；子孙愚昧无知，你们既使留下很多的产业又有什么用？根本的问题，是要奋力立功，树立好名誉，使你们的勋绩遗留给后世，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古语云：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统治。所以春季是管生的，万物繁荣；夏季是管长的，万物长成；秋季是管杀的，万物充足；冬季是管收藏的，万物肃静。“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莫进而争，莫退而逊。”照此道理治国，则与天地之道相合。

从今以后，你们勿得贪图财物，各宜竭尽忠诚，勤于国事，朝廷上下和熙，那么，你们的勋名长保，使子孙永远保持而不改变，这岂不是桩美事吗^①！

^① 《清太宗实录》卷 26，页 12~13。